

新註中庸白話解說自序

自前年以來 美國大哲學家杜威博士來

我國到處講演 開啟我們 提携我們 我

國人士 人人歡迎 個個頌仰 報紙上爭

着登載 教育界互相傳播 真是有風靡一

時的樣子 小子聽得說了 也很景仰 很

感激的 無奈福薄命淺 沒得親聆德音

只得向書舖裡買了部杜威講壇來看 見上

邊說了些教育方法 大宗旨是發揚箇性

發揚羣性 發揚箇性 是爲人第一問題

發揚羣性 是人道第一問題 小子不勝的

欽佩

今年註這中庸 見開首三句 就是以自己

發展天性 教人人發展天性爲主腦 到了

唯天下至誠 爲能盡其性 能盡其性 則

能盡人之性 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

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人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 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那一
節 更是明明白白的說出來了 從此看來

這發揚箇性 發揚羣性的道理 我國聖

人在好幾千年前 早已說出不 早已實行

不但發揚而已 且盡性的本能 盡性的

分量 推充到極點 贊天地化育 合天地

相參 無論他發揚箇性 發揚羣性的方法

同與不同 他的宗旨却是一樣 因此 小子

不但越信仰我國古聖人的經訓 發揚我國

的文化 并越發欽佩杜威博士 乃我國一

般青年學子 只知分別新舊 不問理的是

非 出於我國古聖的經訓 就鄙爲迂腐常

談 出於歐美博士的言論 就奉爲無上哲

理 真是又可笑又可怪的很 這樣是哲理

與非哲理 是迂腐與非迂腐 也是因人聲

價 合衆人的信仰力爲轉移 哈哈 一人

唱之於前 衆人附和於後 茫茫大地 那

有真理 芸芸衆生 誰知是非

說到這裡 我心裡萬分感慨 世事既然這

樣 我又何必自尋苦惱 天天拘守窻下

煩煩瑣瑣的解釋經書 在這處士橫議 是

非不定場中 合大家互相辨論呢 乃 小子

謬信真理萬古不能抹滅 就像太陽的永遠

光明 這是非混亂 無非過渡期間 一時

陰霾 將來有聖人出世 撥開雲霧 重明

真理 真理一明 是非自定 是非一定

人心有一定趨向 人心有一定趨向 天下

纔能和平 因此又不能不把古聖的經書明

白解釋 以爲真理作印證

況說中庸這書 既是講究發展天性 又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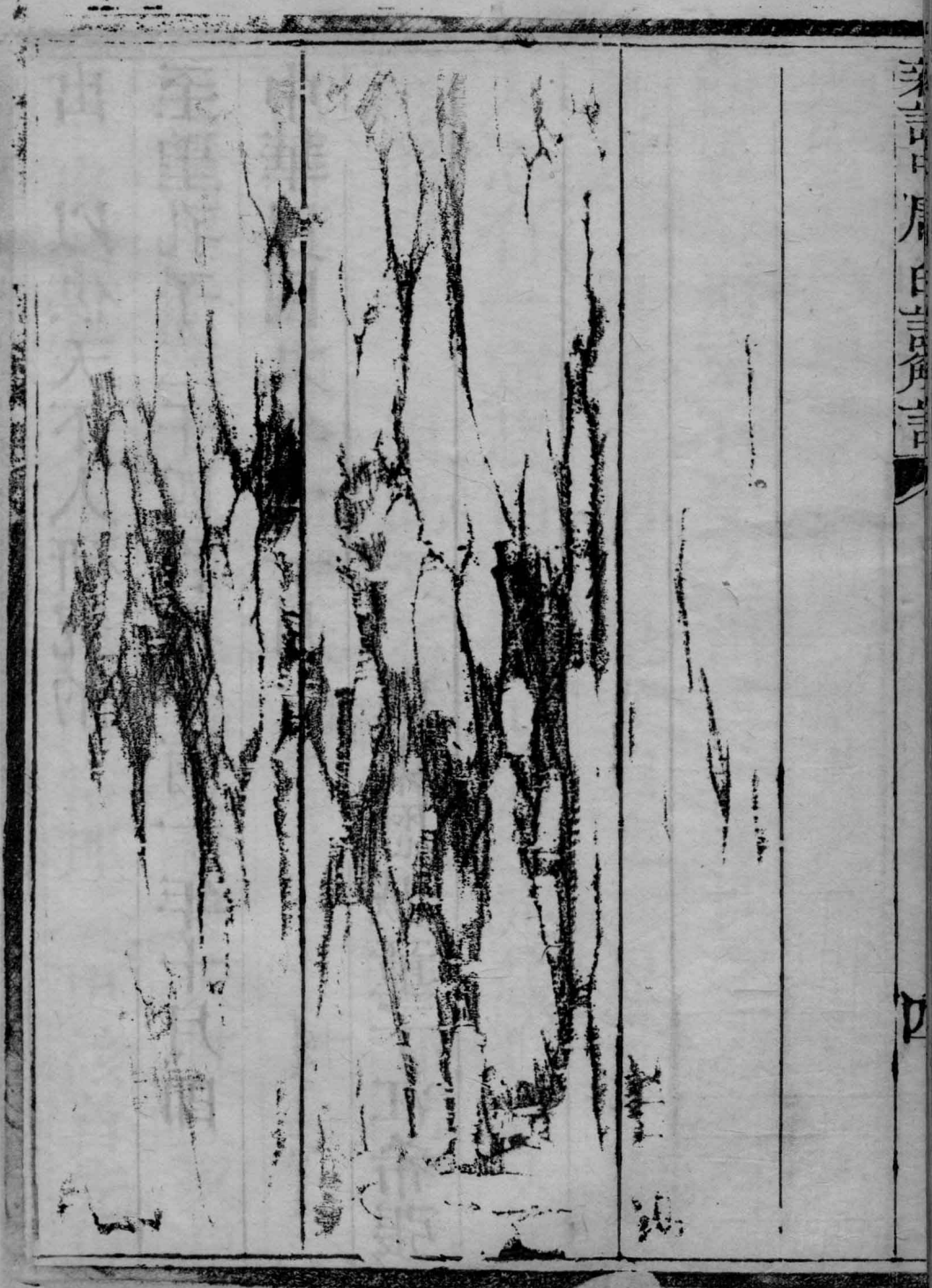
至中至正 不偏不倚的常理 更該首先提

出 以供天下人研究的

至聖孔子二千四百七十有一年十月卽

中華民國九年十一月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



述聖子思子像

中庸一書

經文緯武

山東曲阜
縣人孔子
之孫



參天兩地

包括今古

生於周
敬王壬
戌年

新註中庸白話解說

山東歷城童子江希張註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字天是萬物的本源 命是命令 天那至誠

解的德流行不息 物與无妄 就同下命令

的樣子 這裡所言天命 是專指對人說的

性是人所以為人的本來面目 就是指那所

得於天全體中的一份子 就天全體說為天

命 就人一份說為性 率是順着 道是道

路 修是修理 **節**天於穆不已的命 人得着

教是教化 **解**以成人的就名為性 順着

本性發現在一切人事上的就名為道 有首

先盡性的人 修治人事上的道 教人人能

新註中庸白話解說

順着本性走 人人能
盡性的 就名爲教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須臾是一霎時的工夫 離是離開 睹是

看見 聞是聽見 不睹不聞是心裡的事

這率性的道啊 不可一霎時離開呢 可

以離開就不算道了 因此所以君子戒持

謹慎所看不見的地方 驚恐懼怕所聽不見

的地方 心裡不敢存一點私慾

以保守這

天性呢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

見是表現
解顯是明
微是極細
解節沒有再著現過隱暗

的事都是從暗中醞釀出來
凡極顯大的事
沒有再明顯
都是從細微

處滋長出來
所以君子謹慎
自己獨知的那隱微地方呢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字中是至平至正
不偏不倚
節是節度

解譬如尺的分寸
和是和平
還有歡喜的
意思達道
解節喜歡
發怒
悲哀
快樂的
是通行的道
解沒有發動
就是不偏不倚的

新語精白活解

中發出來都能中了相當的分寸 就是和平的道 這中啊是天下極 啊是天下極 通達的道呢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字

致是推行到極點

位

節推行中和的道到

解

是位分

育是生長

解

了極點

天地都

能

得位了

萬

物

都能發育了

說

世界上的萬物

無論那一類

莫不各有

各

的性

各保守他的性

各

發展他的性

豈

要是失了本來面目

人便不如禽獸了

有文化

為萬

物

之需的人

所秉賦的性

最圓滿

最光

明

最中正

反不能保守我的性

發揚我

的性書 以盡我性分內事呢 中庸是講究盡

性的書 所以首先發明性的本源 率性的

大道 修道的教化 性的本源出於天 天

的分給性於人 是出於自然的 凡對父母 對兄弟

性行事 也是自然的 社會的人 一切言行動作

對夫婦 對社會的人 一切言行動作

都有自然的道 就譬如由甲國達乙國 甲

縣達乙縣 甲鄉達乙鄉 都要自然出一般

道路 聖人修道教人 也是順人性

的性 原來這道是從人本性中發出來的 本不用

修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親 及長無不知敬

兄 只因人性是一樣的 氣質就有不齊

且自有生以後 情識漸長 一切陰私物欲

就把性染污了 這道便生了荆棘 有了

障礙 有首先盡性的聖人 既能以盡自己

近吾言曰古澤兌

三

三

的性 又要盡人的性 特教人去陰私物欲
的一切障礙 把道來修理好 都能自然去行
的 聖人教人 要不順人性的自然 人決不能
服從 譬如游水的不能強教他走陸 走陸
的不能強教他飛空 假若是強教人不吃不
喝不眠睡 眾人還必然拚命的反對
凡立教的聖人 多半是無權無位 用自然
的感化 比起專制主的勢力 相差天淵
乃專制主不順人心 人民起了革命 國亡
身滅 聖人的教化 經數千年 人都心悅誠
服 可見聖人是先得人心的同然 因性立
教 恰合人心 決不是愚弄人 束縛人
人服從聖人的教化 是出於性的自然 也
決不是盲從古人 迷信迂拘 近來雖有倡
宗教革命的 究竟革了那一教來 我以爲

假宗教可以革 真宗教不能革 怎麼不能

革呢 人性不能革的緣故

道既出於天性 是決不可離開的 譬如魚

是不可離水的 道不但不可離 并也不能

離 要能以離便不足爲道了 人飲食起居

日在道中 而不自知 但飲食起居 是

道的末節 人倫天理 是道的大端 離了

道的末節 身就壞了 離了道的大端 性

就滅了

人作事的離道 由於心裡的離道 心的離

道 是人看不見聽不見的 所以君子戒慎

不睹 恐懼不聞 人心的離道 必以爲他

心裡的事 極隱暗的 人不知道 一念之

微 無關緊要 那知極現顯的事 都是從

隱微發出 且到了現顯的時候 也就沒法

治了 所以君子特戒慎隱微獨知的地方

新語書白話解說